

徐蘇中譯

國家論



# 国家论

國家論 (THE STATE) BY P. KROPOTKIN

一八九六年克魯泡特金講演於巴黎

徐蘇中譯

第一章

我現在想把國家論做個題目，考察國家這個東西的觀念，研究國家這個東西的本質，他在過去歷史的使命是怎樣，將來他所擔任的職務又是怎樣，都拿起來細細考他一考。因為我相信這個問題是應刻下的要求，很切時勢的。

許多政治家革命家意見不同的主要地方，就是國家論。他們看起來有種種的分派，不但是因為各人的氣質和思想傾向不同，生出無數的小差別，祇就將來的革命事業應該安置在那麼樣的信任上

面、這一點講起來，他們裏面實有兩大流派。

那兩大流派呢？就是一個尊重國家的職務，想把國家抬得很高，有時還要想把國家的權威，大大擴張，種種的改良革命，都靠着國家。一個主張我們這樣的國家，一點什麼價值都沒有，不但是厭惡他現在的形式不好，就令他進步發達的那一天，國家這個東西的神髓，也實在是社會的障礙物。要想建立自由和平等的基礎，發生新社會，這國家是萬萬有不得的。這是歷史上很確實證明了的。所以主張不要改良他，簡直廢棄他才好。

他們兩個這樣的懸隔，實在是隔得很遠。這兩個思潮，不單流到社會革命方面，凡現在所有的哲學和文學，以及一切現代的行動裏面，都有這兩個思潮在那裏斬勁的衝突。就假使我們所希望的

共產的理想，不久實現在這社會生活上面，若是世人關於國家的意見，還像現在一樣曖昧，恐怕那時候，因為這個問題，也要拚命的鬭嘴。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世間總有些人對於現在的國家，已經十分批評過，我今天還要探他發生的根源，找他過去的使命，更把他和那代替他的古時制度，比較一番。這件事我以為實在是很要緊的。

當研究這件事的時候，我們不可不先確定國家這個名詞的意義。德國的學派，往往把國家和社會混合一塊。這樣混合的誤謬，不但德國就是法國著名的思想家，也往往不免。他們把國家看做是由人工統一集中的東西。這個東西以外，還能夠有社會存在的話，他們實在是不懂。所以他們一聽說要廢棄國家這四個字，無論

什麼時候、都是大罵特罵、不說是破壞社會、便說這是要把人類倒轉到那各個爭鬥不已的太古時代。

像這麼挖轉了灣的話、實在是全沒看見過去二十年歷史上的進步。○全沒看見人類不曉得國家這個東西時候、會經營社會的生活、有了數千年的事實。○不要講別的、就專講歐羅巴、國家這個東西在十六世紀以前、也差不多是沒有人聽過、比較新的制度。○他們講這話的、都是把這些事實忘記了。○他們並不知道人的自由和地方的生活、還沒有被國家破壞、各人都靠着自治的團體、和自由的同盟生活、那個時代、實在是歷史上最光輝的時代。○照歷史講起來、國家實在是社會帶來的形式之一、決不是那個全部。○我們若把一部混作全部、是斷斷不可的。

除以上所講的以外，還有一樁容易弄錯的，就是把國家和政府混同的事。本來國家和政府，全然是兩個不同的思想表白出來的名詞。國家的觀念、和政府的觀念、意義是全不相同的。國家不單像政府，只是放在社會上的某種權力、這種權力以外、那些領土上的統一、和關於人民社會生活各方面的職掌、集中在少數人、或多數人手裏的事、他都包含的。故國家這個名詞、就是說把組成社會各人員新發生的特殊關係、規定了的意思。這個不同的所在、雖是不能一見就明白，若把國家的根原細探一下，馬上就會明白的。我們要曉得國家是個什麼東西，只有研究他（歷史的發展的順序）一法、這個方法就是我在想着手去幹的。

羅馬帝國算是個極有嚴格意味的國家，一直到現在，講法學的人



，還是把他看做理想國家的標本。那麼廣大的領土也放在一個密接的組織和關係的下面，什麼軍事、宗教、經濟、一切國民生活的全部、通通都向着羅馬一塊。他們的法律、裁判官、軍隊、神、都由首都羅馬派遣。這帝國所有生命的根源起初是一個立法院，後來就成了個好像全知全能的神，叫做該薩。無論什麼縣什麼郡，都有一個與那郡縣相稱的小小首領，更由那些小小首都，隸屬一個主宰全國無上權力之下，只要由羅馬頒布一種法律，就把全國都支配了，而且這帝國的各市民，連自家組織的聯合和同盟都沒有，單單服從一個帝權。因為這樣，所以那班學習法律的學徒、和講究強權主義的人，都誇揚羅馬帝國的統一，說什麼羅馬法一致的精神呀，政治的組織調和得好呀，滿口流涎的讚歎不

已。

這羅馬法雖然這樣好，却是漸漸因為內部的腐敗，和外寇的侵入，兩下相合起來，各地方也就衰亡了，詳細的說，就是因為缺乏抵抗外寇的力量，和中央傳播的腐毒，把個大帝國寸片不留的粉碎了。我們今天所看見的文明，就是從那個破瓦頽垣高頭，漫漫建設起來的。

找尋國家的本質，本可不必找到那樣古的時代，只要從羅馬滅亡以後，經過黑暗時代，到近世國家發生，一路過細瞧瞧就可找得到的。却是我想大家格外的明白，不妨多費點工夫，更就那亞歷山大王國，和東方很古的專制君主國，搜求一切文明的根原，研究現在的國家，究竟是怎麼樣發達的。

第二章

大凡十八世紀的那班哲學者，把社會的起原，都想得不十分清楚。○據他們說起來人類原來是以小家族生存的，這等家族裏面普通的狀態，是常以爭鬥爲事，後來不曉得那末樣一下子，忽然覺悟這樣無限競爭大家都不利益才決定形成了社會。○邀起散在各處的小家族成立個社會的約束，約定共同擁戴一個權力者服從他的強制命令。○這種強權就是社會爲般進步的原因又是社會的教導者，今天我們所奉戴的政府，也是因爲說他是人裏面選出來的金子寶貝似的很可尊貴的一部分，他當作是世界平和的天使，文明的菩薩，在那裏盡行他的使命。○這樣的話，實因爲人類起源還不大明白的時代弄出來的。○在十八世紀這種話很流行。○那個社會契約說

在盧梭和**大百科全書**編纂者的手裏時候，是當作個破壞王位同帝權神聖說的最利武器、那個事是很「的稿的」。但是我們雖承認這種話、在過去時代有怎麼大的功、現在却到了不能不摘發他誤認的時期了。

實在講起來，除了極少數的猛禽、肉食獸、和那個將要絕滅的種族、此外一切動物、都是從起初就有了社會的共同生活。他們的生存競爭、比那不曾共同生活的種族、是存續進步得多。換句話講、就是所有動物裏面、那個頂會共同生活的、便占了上位、最初人類、也是社會的生活、是毋庸置疑的事情。照這樣講來、人實不是造社會的、社會是比人存在還早的。

我們由人類學證明、更曉得人的原始、不是家族、是種族。像那

希伯來傳說所描寫的、與我們今天在實驗的父系家族制、是後來許久許久現出來的東西。人類最初至少有數萬年、是由種族或團體生活而來的。○這個原始種族時代、也發達了種種制度、習慣、風俗、這些都是比父系家族制、好早就存在了的。○

這等種族、雖不像別的哺乳動物、個個都有分立的家族、後來却因為生殖和血統的關係、就有了種族分裂。○他們制限異族的結婚、獎勵同族的結婚、這種風俗、不但留存今天還未開化的種族裏面、就是已經文明的國民的言語、習慣、迷信裏面、也還認得出的。○

原始時代、全種族都是共同狩獵、共同收穫。○他們這樣滿足了慾望以後便唱歌、舞蹈、演藝、快活他們的感情。○這也不但古時是

怎樣，今天散在大陸的邊境，和高原的僻陬，那些蠻族裏面，常常還是這樣。

這個時代說要私蓄財產，差不多是不可能的。爲什麼呢？因爲那種族的個人所有品，都是安在埋葬那個人屍首的地方，破壞或燒却，不留一點的。這種風俗，現在英國居布西族裏面，還保存得有。不但那一族，在各文明國的葬式裏面，都依然留有這個痕跡。比如中國把屬於死人的財產拿紙做成模型去焚化。我們那裏，將軍那班人死的時候，要把他的劍和馬，擺在送葬的儀仗內，向墳園進行。這樣的制度，問起意義來，是一下子沒人答得出了，所剩下來的，不過是一點形式。

原始時代的人，不但決沒有把性命看輕的念頭，實在流血這個事

、他們是看做非常重大的行爲。不但人的血，他們不輕易流，就是要流別種動物的血，也都禁止很嚴的。若是有人犯了，那就要他從自家身上流出同量的血來，才肯干休。說到在同一個種族裏面殺人的事他們實在是完全不慣。這種善良風俗，今天北極那方面，猶有石器時代古風的耶斯米摩和意羅易茨族裏面，還可看得  
到。

話雖這講，若是祖先不同，言語不同，皮膚顏色又不同的種族，在游牧或遷徙的路上，忽然碰着了那就惹起爭鬥來，也不是什麼希罕的事。但是那個時候的人，已經想了許多法子，來緩和戰爭毒害，是千真萬高的事。現在有好些法律學者，證明古代種族，也曾把戰鬥的事，立了種種限制和規約，互相嚴守過。那個制限

裏面，就包含得有現在國際法的萌芽。現在舉出他的例來講，就像他們不先警告，不得攻擊村落，在婦人往來汲水的路上，不得殺人，與敵人講和，雙方要計算打死了的人數，兩下相抵，這些約束，都是從那個時候就有了的。

那時候甲種族有個人，殺死或傷害乙種族的一個人，乙對於甲，便有權利，還他一個程度剛剛相當的損害。像那聖書上面所講的「拿眼睛賠眼睛，拿牙齒賠牙齒，拿劍傷賠劍傷，却是那個以上就做不得」。這話大體世上人都知道，都是從這原始種族的習慣得來的。他們正義的概念。實在有了這樣程度。我們現在還是尊奉的「殺人者須處死刑」那件事，也是從這野蠻時代承繼下來的許多習慣和法典裏面的一節，就這一點看來，我們對於他們蠻族，



實看不出什麼可以誇口的理由。

像上面講過的制度和習慣，現在要想一項一項說出來，是說不完的，那些種族間的精密法典和道德律，都是從這原始時代弄出來的。若說起這社會習慣的骨子，用什麼手段去執行，那麼，他們所靠的，只是風俗和傳說，什麼應該強行這個的權力，是完全沒有存在。

不消說，野蠻人他也有擁戴他的指導者的事。就如那時候有班科學幻術者和求雨師，自家以為懂得好多天然的事，就仗着他所懂得的，來支配別人，謀自己的便宜。此外還有記得些詩歌，傳說，或含有傳說的俚諺的人，在那時候也是仗得勢力，以後這班聰明人，便把所有的知識和技術，專門傳給自家的子孫或是他特別

選擇的人，當作傳家寶貝，以爲確定統治權的不二法門。所以現在一切家教、技術、手工等等，若問起根源來，都說他是由這樣魔法和祕傳開始的，也沒有什麼說不去，不但是這個他們移住別的地方，或是與別的種族打仗時候，那裏面狼膽大狡猾的人，一時還要做起大將來，却是像現在這樣法律的支持者，和軍事的首領，伸弄魔法的學者，那是還沒有出現過。因此他們的社會是沒有國家這個問題，和螞蟻蜜蜂、及巴達俄尼、耶斯克摩兩族人的社會，到現在還不曉得國家這個東西，是恰恰一樣的。我們人類既是在歷史最初數萬年間由這樣狀態下面來的，我們就可曉得那些攻取羅馬的蠻族，也是不能脫除這個境過的了。

到一世紀原始種族和他的聯合團體，纔從中部及北方亞細亞移住

西方、他們移住的時候，那些強的，把弱的兼衝帶押，彼此混亂，往西邊進行。所以這移民的潮流，是急激的。才一轉眼，就把亞細亞高原弄得焦乾，逼得汎濫到歐羅巴去了。

因爲這個移動的騷擾，從東方來的蠻族、和原先住在歐羅巴的原始種族，通通把固有團體崩壞，種種起原不同的蠻人，都混在一塊了。他們原來如有一個起源，各崇拜各的祖先，但是到這樣紛擾亂雜的移動期，經衝戰鬥，鬥個不了，你看還能夠各守各的祖先，一點不動嗎？於是他們那裏面的戰勝者，就把從傍近種族誘拐或捉來的婦人放在自己的下立起父系的家族制度來了。

他們相結的舊羈絆，現因這樣的大變動，都切斷了，不留一點。自不能不另想個什麼新約束，再行結合起來，土地共有制度，因

此就出來了、這共有底土地、不是別的、就是新出來的團體、往那裏殖民的新領土。

他們首先以共有流域、平原、山脈、及其他土地、做新約束底基礎。所以太古時代底神、在他們這時候看起來、是完全沒有了意義、便弄出些什麼谷、什麼河、什麼森林的神來替代他、作爲新團結底家教的禮拜、和社交的遊樂底目的物。那些村落、雖是由一樣一樣的家庭成立起來的、因爲其土地底原故、也就圍成一片、這共有制度、做他們底保障、一直到數世紀以後。

這種土地共有制度、現在東部歐羅巴、利亞細亞、阿非利加、還可發見、又曾經出力破壞羅馬的斯堪狄納維亞、日耳曼、克耳特、斯拉夫、那幾族、原來也都走在這樣制度下過日子的。我們若

再把野蠻時代底法典，和加杯耳、蒙古、印度、及亞非利加那些種族當中所行的法律習慣，研究一會子，更可曉得曾經採用這土地共有制度的社會，實在是我們今天親自看見的文明底出發點。

### 第三章

古時底村落，雖是由各個分開了的家族成立，土地却是這各村落底各家族所共有。他們選個共同家督管理這事，照家族底大小，分配使用。現在東部歐羅巴印度爪哇那些地方，有數億的人，都是在這樣組織下面過活。就在俄國西伯利亞底廢漠土地若任憑農民占有，國家不去干涉，他們也一定馬上就實行土地共有制，當作頂好的東西，守住不放的。

他們土地底耕種和使用，也是一樣共同的，那些採伐森林架設橋

梁、或建築預備戰鬥用的櫓砦等事，更越發是共同動作到現在有些地農，還有能夠抵抗國家霸佔的自治村民。○有數億農夫，耕作和勞動，都是打夥做的，但是同時已經有了那把家畜菜園食料等等供自己家族私用的事，並且把那些東西貯藏起來，作為遺產，傳給後代。○歸根講起來，自治村落一切底事務，總是握住自身底主權，不會拋掉。○地方底習慣，就是法律，男女沒什麼分別，由各族長者成立的高等會議，就是他們民事和刑事的審判廳。○他們裏面若起了爭論的時候，這會議就調查事實和證據，聽取雙方的供詞和陪審員的意見，照着地方慣例，下個判決。○

這時代的制度，還有許多有趣味的，我今天雖沒有時間，把他一項一項說出來，但是我們只要明白的說怎麼幾句話，也就夠了。

就是現在他們說什麼爲人民謀利益一切制度法典裏面、所有正義的觀今還有什麼保障個人權利和幸福的裁判上的手續等等、那些源泉、都是出自早前的自治村落、並不是這世文明的結果、也決不是國之恩惠。不但不是國家恩惠、國家到想這等善良制度、爲少數人使用。爲這般少數、曲解法律、國家正義。舉一例來講就如裁判採用陪審制度、有些人以爲是近時法學界的一大進步實在那不過是拿野蠻時代的制度、圖統治者的便宜。是拿古代的习惯做基礎、重複製造出來的。就是在大家口口聲聲不離的什麼愛、國民的一致的感情哪、那個頭、也都是從古代人類形成自治村落的自由聯合的觀念裏面、發生出來的啊、像前頭講過的、自治村落的團體、共有土地、共同耕作、習慣法

的制定或裁判、通同都是握住自身的主體、滿足各個團體員的慾望。但是他們不單只這樣生活，就算了事，還覺得有一層更要緊的慾望非滿足不可，就是那意味狹隘的社會生活和高尙趣味。你猜猜他們爲了這個要請什麼強權和政府來幫忙嗎？他們却不這樣，他們要滿足這種慾望，是自家、發議的，是彼此一致聯合協商辦理的。實在這時代的社會，村落內外、通同是聯合體上面遮護的，是拿着組織以後所辦的團體主義和互助的組合共盟的，就到現在那些沒有受過國家影響的野蠻種族和團體裏面，我們還可看得出這時代的精神。

試舉一例來講，那加比里斯族，到現在他所有的勢力，還是和前面講過的自治村落一樣。那那族內人民性質，看起來就不是專門



躲在一箇小小村落裏，還要在外面活動，有的做商人，有的做探險家，又有的做技術家，到各處旅行。這些人的村落，種族，團體，都是不同的。他們却能夠遠近聯合起來，弄成一個萬國的聯盟。緩急相助，有無相通，各人所有的智識才能，互相交換，真正實行同胞主義的盟約。從這一點講起來，比較現在只是嘴裏講人類同胞的歐羅巴人，真是要高好幾倍。

他們所以加入這個同盟的道理，是預備遇着有慮不到的災害，好設法救濟，若舉例來講，就是平日很溫和的人，有時也不免因一點什麼不對的地方，同人噉嘴。不知不覺的，逸出行爲的軌道，做出那傷害他人違背社會的壞事。那時節加害者，就要站在村落會議的前面，聽受六個，十個，或十二個陪審員的判決賠償被害

者的損害。

還有一層，凡人對於政治都覺得有陳述意見，或反對他人政見的必要。對於道德和慣例，總想把自家所信的傳給別人。又因為保全社會的安寧，不得不立個種族間的盟約和規則，就是遠方的種族，也不得不想法聯合。因有那些關係，像今天那樣國際法的條約，也就有締結的必要了。然如那比里斯和芒俄爾那樣種族，因為滿足這個情的及智的欲望，他們是不是要借政府的力呢？我可挺起胸膛代講一句，他們是決沒有這種念頭的。他們所倚賴的，只是自己的提案力和習慣法，所謂萬能寺院呀，政府呀，到那步田地的墮落，是從沒有過的。他們做這種事，是直接聯合一致的。他們自家組織個關於政治和家教的結社，此外又弄個手工組合

、這種組合、就是中世紀叫做基爾特(GUILD)加比里斯叫做梭夫的  
那個東西。梭夫的範圍、是遠遠的擴張到小村落以外、一直穿過  
未開的原野到遠方的都市、盛行同胞主義。這梭夫的組合員、  
因為互相援助、那個生命還要犧牲、個人的所有物、是更不消說  
了、若是違背這個、那就會被人看做殺害同胞、反抗結社的敗類。  
我們在加比里斯蒙古瑪來等種族裏面、所看見的這類事情、就在  
歐羅巴自五世紀到十二世紀；有的或延到十五世紀！也還看得到  
、他們把原始種族生活的神髓、加上各式各樣的各字、什麼基爾  
特哪友爰會哪 FREINDSIRDS 合同團哪 WZ INCORPATES 還有些  
名目、一口說不完。通同弄起來或討論相互的防衛策或制裁加害  
團體員的人、或遇着疾病火災彼此相助、或抵抗暴虐者的侵害、

以及工商業、傳道、教育等一切的事；就是今天擁戴帝王和教皇由羅馬帝國式教育出來的歐羅巴人，所期待國家的一切事情，沒一項不靠着這種團體，辦得很好。所以那時候的人，差不多都是屬於這種組合。

古時有一篇讚美斯堪狄維亞人功勞的歌，那裏面項好的，就是題做「熱烈的友愛心」的那一章，實在我們當研究這時代的歷史時候，若把友愛的團體因為充滿人生經濟的及情的方面向各方面發生的同胞主義的聯合；圖圖看過了，那麼歷史就全要成個全無意義的東西。並且是個全不可解的了。

然而那遮住我們眼界的黑點，也一面在歷史的地平綫上現出來了。你道是什麼呢？就是那支配階級的少數人，聯合起來，漸次把這

班自由人弄做他們庚辰庚戌。羅馬國已經滅亡，却是他的傳說又復活了。那個發生不久，被東洋神政的幻想纏着了的基督教會，援助這統治者的勢力，實在不少。

治者階級的那些人，無論什麼時候，都是要死的爭成活的，說統治的必要，好像是喜歡吃土的動物。却是事實上全然與這話相反。無論什麼人都是帶有溫順平和的性情。他們時常偶有爭鬥，決不是因爲本來的性質猛惡，是因爲迫于必要，逼得沒法子，纔這樣幹的。他們喜歡耕種畜牧，是比戰爭軍事，還要喜歡些。所以原始種族和那班遊牧的人民，從不因爲防禦自己的土地，就迪盤屯在那塊兒，練習戰鬥過日子，他們的大部分，依然是種田的種田牧畜的牧畜，戰爭和防衛的事，另外委任特別底人，那個被

委任的人，就常常養些冒險的、善戰的、長于分捕的一班人，放在自己部下，預備一聲有事，就馬上用起來。然而這班防禦者，因為當時是很貴重的，所以他們把馬匹和武器借給貧民，就把貧民拿來當作奴僕，利用他的勢力，漸次增殖富力，弄到後來，竟弄成了一個移世兵權的萌芽。同時一班人民把古來傳說，就是和現有的法律有同樣效力東西，又漸漸忘了，那些詩歌、點綴村莊祭日的習慣和禮儀，能夠吟誦的老人，也次第少了，只有什麼特別的家族，把這種詩歌世世代代，傳給子孫，成了個保存法典的專門家。所以村民，或是聯合村落裏面有什麼事論起來雙方都不聽和事老說話的時候必定要跑到法律專門家那邊，聽他的判決。帝王和君主這東西的種子，就是從這樣人家裏面，產出來的，我

們若把當時的制度詳細研究起來，實在權威的起因，因于習慣法底智識、比劍的力，還要多得多，原來人類這東西，因為甘受法律的罰做了奴隸，比較起來那個被兵力征服的，還是少數。像這樣把判官和武將的勢力，集注一處，統治的兩方面；司法和軍事的權力——或為互相保障，狼狽為奸的東西，在自治村落，不用講是非常的損害。而且由這樣得了權勢的人為執行他的判決，要築起城廓保障自身，武裝的兵士時常護衛，把當時所有的財富，——麴包稻家畜鐵器——都貯蓄在他家裏，次第延長他的統治權到近傍農民。○當時那些有學問的僧侶魔術醫師那一輩人更不消說是早已跪這統治者的膝下壯他的威勢了。○同時他們也就靠着這統治者的保護鬼鬼祟祟的發揮魔法的力量，大大的謀自己的利益充滿

了這種新教義的問題，我們更把他詳細研究一番，這自由的人由什麼路徑做了奴隸、被寺院和領主強制勞動呢？自治的村落和都市上面怎麼有強制的君主發現呢？那些農夫反抗這一天增長一天的統治權、怎樣同盟、怎樣奮鬥？他們對於堅固的城壁、精銳的兵士、是怎麼樣敗走、是怎麼樣屈從？這些事要通同講起來，是一晚講不盡的○

我今天但把這一件事說在這裏，也就很夠了○是這麼一件事呢？就是從十世紀到十一世紀的富中、歐羅巴的風雲、專向組織野蠻的王國一方面動作○原來這不是一朝做得出來的事，那些小王國和小神政的萌芽，是曾經存在那個時代、漫漫發達的○

還好，那斯堪狄納維亞、撒格遜、克爾特、日爾曼、斯拉夫、那



些種族的野蠻精神——七八百年之間，令他們不靠着國家和政府的幫忙，全仗自家的發案和自由合意同友愛的結社，十分滿足一切慾望的精神——幸而還有些剩在村落和市邑的裏面。後來這等野蠻種族、雖做了強權者的奴隸、甘心爲主人勞動、他們的當中、自由行動和自由合意、却沒有盡行消滅。他們的友愛的團體還更興旺了。這種精神一直普遍發達到西部、實在得那十字軍的益處、也很不少。因爲有這樣團結的精神、那準備了好多年的都市和村落革命、到十二世紀就狠好看的實行起來了。而且這個爆發、差不多歐羅巴全部同時發現、不能不說是個可驚的現象。這個革命、雖是被那班大學的歷史教授、輕輕看過、實在因爲這一鬧、歐羅巴的社會、才免陷下危機、這個革命、妨害神政的專制君主政治

、實有很大的效能。若是不怎麼鬧一下，我們的文明，或者和墨梭波太米亞、巴比倫一樣，一散花白熱熱鬧混過幾世紀以後，就完全破滅也未可知。幸而有這麼個革命，人類的社會生活的新方面，就是自治體COMMUNE才開拓出來了。

#### 第四章

像近世的歷史家大都由羅馬法的精神教育出來，他們的習慣把這個當作一切政治的制度的根源，不能理解十二三世紀共產的運動的精神，倒也無怪其然。當時的人，根據以個人為基礎的村落和都市的自由聯合、組織社會、處理一切事務，像這位大胆的、確認個人的權利、與今天大學的歷史家頭腦裏面所盤踞的羅馬中央集權的精神，是正相反對。

十二世紀自由市民的運動、決不是以一箇著名的人格做首領、弄出來的、那個主動力、也不能歸在一個中央的組織、只是他們跟着進化的行程、自然而然發生人類學的現象。所以這個不應勉強、只發現在特殊國民、或是歐羅巴的什麼特別地方、凡是人類走到形成種族和村落那個時候、無論什麼地方、都應該發現的。○怎能夠說這種運動、靠着一個偉人的動作？現在的大學的學者、都是站在羅馬法、中央集權、英雄崇拜基礎上面、正與這事相反、所以他們不能理會從這下面起來的本質。

這樣共產的革命時代的歷史。○稍稍明確記述下來了的、是法蘭西的俄奧斯汀怯理和西土芒的兩人。○到近來僅僅只一那個姆羅塞爾跟着他們兩人的陳說。○向着同一方面研究。○德國現在也漸漸覺悟

研這那個的必要。想以後大大的爲這事盡力的埠也好像出現了。就是英國、在十二世紀、能夠解社會的眞義的人也不是歷史家、是詩人威籛、莫利士。若要在歷史家裏面、勉強找這麼一個人。只找得出一個晚年稍微覺怪了的格林。

中世的「空國」[COMMANT]他的來源是一方由自治村落、他方由無數的同業組合和友愛的團體而來的。詳細說起來、就是這兩種同盟、仗着有城壁的都市的保護、發達起來的、(空國、可以譯作自治制、或曰制體)。

這COMMANT在許多是自然發生的、但是其餘的地方——南部歐羅巴尤多——實由革命的結果。自治市邑的住民、因爲有了城壁保護很安穩、他們就做個誓約、整理種種的事務。若是因爲噪嘴打架

攪出亂子來了的時候，決不取個人的後仇手段，一定聽他們自己選出的委員解決。

這種習慣、一切的同業組合和村落團體，在很久的歷史上，已經早成了最普通的事情，那些僧止王侯，製造裁判官來執行他那強制的判決，是過了好多日子以後才有的事。像這樣由許多小村落和鄉鎮，成立了的自治市邑同業組合，以及同胞團體，總括起來構成這些集合團體當中永久的同盟，他們就在裏面選舉他們的裁判者。

再次他們就制定憲法，大家遵守。若是近鄰的小（空閔）要求這個的時候，他們抄一本送去，做他的模範。這就是他們保有憲法的路徑。從前做這（空閔）的裁判官兼主宰的，什麼親王哪，寺院監

督哪、你看對於他們這確定了的憲法，一字不改的承認呢？還是拿起武器來，和這新陣體打仗呢？照歷史考究起來，當時的帝王——就是許多親王裏面的最優勝者，——因無論什麼時候，總是窮的，所以屢屢向這些「空閔」討幾個錢，便承認這憲法，托自己所有在這「空閔」上面的裁判權，完全放棄，於是數百個「空閔」除了他們自身的自由合意和壁壘武器而外，外面一點兒什麼干涉也不會受過。

百年之間，這空閔的運動，全歐羅巴都傳播遍了，就是英、德、法、意、西、俄、斯堪狄納維亞波蘭諸國沒一國沒有這種運動，他們互相模仿，所以他們的制度，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到現在剩在這些國家裏面的，什麼憲法哪，內部規約哪，比較起來一看就

可看得到隨便那一國、都是在那些社會的約束下面生長出來的。○  
這個事實、你看不是要使那班相信不由中央集權的法命、就不能保持制度的統一的、羅馬式和赫格兒一派的學者、驚歎不置嗎

9.

實在歐羅巴全體、從太西洋到窩耳河、從挪威到意大利、沒一處不被前面講過的空閔充滿了。○那裏面有些大都市如夫羅能斯、威尼士、倫伯爾希、布鄂羅特保也有些小村落管僅白戶或二三十戶。○然而他們的權利、都是同等、像大的壓迫小的底那樣事、是決乎沒有的。

像這樣生氣勃勃的空閔、在他進化的路上、的確發達了種種的變形。○什麼地理特質哪、貿易的狀態哪、外交的異點哪、都是對於

各個空閔、要他做成一種特異的歷史。但是空閔的原理、仍然還是一樣、俄羅斯的布斯柯夫、佛蘭獨爾的布留舉、還有僅僅不過三百人的蘇格蘭的小村落、有無數島嶼的享福威尼士、波蘭和法蘭西北邊的小市邑、美麗的夫羅能斯、這些團體的品位、通通沒有兩樣、通通都是自治的村落或都市、做同業組合的夥伴、他們的憲法大概相同。

這些都市、每每都隨着人口增加擴張範圍個個區劃和組合、到處都立有高塔記明。全部大別爲數個區、每個區裏面、或是住居一個同業組合、或是一個職工組合、都是隨便、沒有一定的。所以這街區的單位、狠像那古時的自治村落。每個區裏面、各有各的會議所、公會堂、法庭、公選的僧侶、民兵、甚主因爲表彰自身



的主權、旗幟印璽都製得有。這些街區、雖是彼此聯合共在一個打夥做事的組織下面、各個的獨立、仍然完全保存。

當時因為職業組合的單位和街區的單位、差不多是很相符合、所以可以同業組合、也可以叫做產業組合。這些組合裏面、也有會議所、審判員會計、共石地、民兵旗幟、印璽、等項、自家保持主權的實質。若是這組合遇着要打仗的時候、他們便調動民兵、與別個組合的民兵合夥、一到戰場、各組合的旗和都市的大旗、並排的樹立起來。

都市是甚麼呢？就是這些街區和組合的聯合體、有狼完備的公會堂、足以聚攏市內所有的人民、有大鐘樓和公選的判事、還有大旗、在挪下面召集各組合的兵。若是與別個都市商量好了、還可

隨意聯合、或是同盟。就像那英國的一個什麼商港與遠遠隔着多哇海峽的法蘭西或法蘭的商港聯合、俄羅斯的羅布鄂諾特與斯堪狄納維亞或日耳曼的商人組合同盟、在那時候、是很普通的事。然而與外部的關係都保有近世國家所有的特權。彼此照着自由契約、訂立規則、聽憑全市民的輿論、受他裁可。這種契約的實質、就是後來叫做國際法的藍本。而且當時那些自由都市、遵奉這個契約、嚴重得狠、像今天的國家、仗兵力的勢、動不動就違反國際法的那樣事情、是從沒有過的。

倘若都市裏面、起了很麻煩的爭論、自家沒力量決定的時候、那就跑去告訴近鄰的都市、請他仲裁。從這一點看來、當時支配人心的思想、確是甯肯任憑第三者仲裁、決不肯受法官強權的壓伏。

○ 當時的產業組合，和這是一樣行動的。他們的買賣和生產的事業，往往傳布到都市的範圍以外，什麼國籍和國粹的異同都不問，隨便什麼人，都和他締結盟約，這樣看起來，我們今天的萬國勞動者大會，大家遠用爲是很可誇口的一件事，實在那樣瞎說，就和表白我們無智識是一樣，老實說，萬國的產業大會，有時候還有叫做徒弟大會的，都是在十五世紀那時候就有了的。

還有一層，那時候都市若果受別個的侵擊，或對於近傍的封建君主主要開戰，像渴着這種事，不得不要統率民兵的人，他們因此每年任命一個或兩個將軍，或是由什麼親王公侯裏面選出來，以一年爲限，令他負軍事的防禦責任。而且解除這任務的事，是選舉

他的市民的自由。那個將軍、防禦者、是自家荷包裏拿出錢來養這些兵卒、所以他們也不虧他、就把都市裁判所所得的罰金、完全給他、作為報酬。然而那些將軍們、沒有像今天武糾糾的插嘴到政治裏面的事、要想干涉都市的事務是完全不許的。○雖是都市因為防禦外部的侵襲——如伊大利克爾夫家、和基伯林家、俄羅斯的魯里克家、里特哇尼亞俄爾加爾特家、有時不免要任什麼商家的親王或監督做常備兵的統帥。但是市民對於這等親王或都督、都視得狠利害、嚴禁他濫用權力到軍隊以外。○那班將軍、若不得市民的許可、想到街市上走一走、都要不依的。這是今天大家都曉得的、那個英國女皇、沒有市長許可、不能進倫敦都城的事是一樣的。

若更把那中世紀各都市長經濟的狀態、詳細研究、是很有趣味的問題、因爲那事太煩雜、一會子萬講不了。我今天只好簡單講怎麼幾句話、就是當時自由市民的內部貿易、不在孤立的職工或工匠手裏經營、是常由那組合經營。商品的價格、由彼此合意而定。○至於外部貿易、在這時代的初期、是專由都市自身、後來才移到商業組合。○若歸到個人手裏的事、那更是過了好久好久才有的了。○當時的人、星期六和星期那兩天、都休息不做事。○星期六下半天、大都作爲洗澡時候。○像那些煤炭和糧食生活的必要品、都是一大宗的、由都市買進來、照原價分給市民全體。○原來都市收買糧食的習慣——十九世紀的中間、瑞士那些國還有這種習慣——本算不得什麼稀奇。○却是像中世紀的市民、過那樣完全幸福的生活

總算是一前絕後的了。這不是我打誑，只要把當時的古義書或記錄一查，就可由種種方面證明，像我們今天所經驗的這貧困、不安、疲勞，都是他們意想不到的啊。

## 第五章

像前面所講的、中世的都市根據自由合意的原理，至少也過了二百年很幸福的社會生活。就是生產和交換的事，由組合去做，外部的貿易。由都市去幹，主要的的生活必需品，由都市一手買進來，換句話來講，就是「順從各人的自由合意，以單純的基礎，構成複雜的組織，去滿足各個住民的慾望，做成又富裕又文明的社會。」這都是我們自那個時代以後，不曾聽見的事。

關心這類事情的，在英國有個羅地亞士，在德國有好多的著述者

、試把這中世的記錄一查、就可發見當時的自由都市、曾比較貨物的價錢、規定勞銀。○當時的手丁和做零工的人、所受的報酬、比起今天熟練的職工或技師來、還多得多。○這事由訛克司和特大學的古記錄、餘外或由德意志瑞士等都市相傳的古義書、也可證得出來的。○不單是這個、你還看看那時的人、表現在藝術上面的力量。○不單是偉大美術的製作品就是日常的簡單生活裏面、也沒一處不是裝飾得狠美麗。○舉個例來講、就如他們家裏所有的欄杆、燭架磁器等等、只要拿起一瞧就可曉得沒一件不有優美餘裕的精神、充分的顯出來。○像我們今天所經驗的、「生活的壓迫」、「奔忙」、「過勞」他們實在是一點兒不懂。○他們沒事的時候、就自家鑄個什麼器皿、拿來彫刻彫刻。○或是紡織機、或是縫紉、這些

技術、差不多都是今天極其少的專門美術家，才能夠做得到的巧東西。○當是的組合都市所有的建築物及寺院、那種構造、天井的刻彫、施了裝飾的板壁、鐵和銀做的種種、美術的製品、以及普通的簡單木石細工、只要注視一下子、就以可曉得他們自由市民所過的生涯、是怎樣優美、怎樣幸福。○這還不爲奇、他們在各方面研究和發明的精神、都很富足。○那個活動、沒一點兒不是瀟灑了自由的元氣、看起來真是了不得。○他們的組合、不單是以商工業的便利爲目的、是真正拿友愛感情和同胞的觀念做基礎。○那同業組合的規定、一個病人、要兩個人看護、若有人死了的時候、就要照料一切埋葬的事、就是傳染病或發瘟的時候、也要把死人的屍、恭恭敬敬的、送到墳園裏去。○那個技養寡婦和孤兒的事更



不用講，也立得有親切的規約

十二世紀自由都市、剛剛像那封建制度的沙漠中間，突然現出了一塊沃土。像近世都市的大多數人，在黑暗的災害、恐慌、不安的裏面生活，他們真是做夢也想像不到的事。歸總一句話，就是中世的市民，任憑那一點，都是照着目田合意和毀案，做出我們簡直不曾經驗過的新文明，令他充分發達。

現在所講的近世產業，就是這些中世的都市遺傳下來的東西，在那三百年間，工藝和美術，已經是很可驚的，到了完全的地步。我們這時代比較他們可以誇口的事，不過是借新動力的幫助，使多量的貨物，能夠迅速生產，至于那個產物的性質——優美性質——是比他們差得很遠。就中若把我們今天辛辛苦苦想復興起來，還

沒成功的，那種高尚的藝術，過細想一想更會慚愧得死，看看拉肥羅的美妙，米堪極羅的元氣和豪胆，文希的學術，丹特的詩詞，那樣金玉的文字，如今誰能夠正敵呢？還有我們奉為建築模範的羅翁，賴英，柯倫，的大伽藍在胡羅能斯和威尼士兩處的寶庫，布來滿和布拉格所建的市公堂，紐倫堡和皮雜的高塔，那樣莊麗華美，有能比得上的嗎？餘外還有數不完的許多偉大藝術，那一件不是那時的產物呢？

究竟這等自由都市的文明是怎樣進步的呢？若要曉得他清楚，那不得不稍微把這時代以前的事，拿來對照，就是把十世紀以前所有的諾爾曼人的無首洞門，巴尤的粗野刺繡和坐墊，和那時代的簡章砂表，淺俗拉丁語的歌謠，拿來與這自由都市寺院的圓頂屋

、物理和數學的精巧機械，賴扶唯諾的畫，但特的詩，兩下一比，那真懸隔得很，彷彿兩下子，隔着天地儼了。實在除了古代希臘——這也是自由都市的所在，——的余盛時代，人類的文明，沒有像這樣長足的進步。僅僅不過兩三百年，人類的權能，竟延長到自然力以上。○這樣深奧的發展，真不能不說是稀有的事。

世間人看見現世紀文明的進步，往往以爲狠可誇嘴。實在把他發現到各方面的、過細一看，不過是中世自由都市生下來的小孩。你看，爲近世科學進步的那些大發明，——羅盤針也好，鐘表也好，火礮也好，印刷器也好，航海上的探險也好，重力的理法也好，——有一件不是當時的產物嗎？就是那蒸氣機關，也不過是中世紀發見了的氣壓的理法，稍微進步的東西，近世的科學也不外是

把十三世紀羅查，培庚指擡過了，意大利大學實驗過了，更變化一下。若找起這等大發明大進步的根源來，要沒一項不是從自由都市來的。因為他在自由共同主義的下面生長，所以能夠這樣。別的地方，是決找不到的。

說到這裏，我想一定有人要詰問道，你單就自由都市的光明那一面注視，不是忽畧那黑暗的方面嗎？你不曉得自由都市的歷史，是塞滿了內亂和紛擾嗎？那個街市的騷亂哪，對於地主的惡戰哪，新工業組合一致反抗舊聯合哪，因為這樣衝突弄出來的流血，復仇慘害，難道你都忘記了嗎？却是這些話頭我都可以答復他，隨便什麼東西我決莫有忽略過，忘記過。我却相信這爭鬥，是當時的人能夠自由生活的證據。什麼道理呢？因為他們每逢爭鬥

一次之後，一定向新方面大發展，大進步。○意大利的歷史家勒俄、和波他、曾把這等衝突和爭鬥，詳細說明過，他把那街上流血裏頭，實現的最大文明的進步，人民的幸福，通盤打算，竟得怎麼一個結論說：「自由都市，好比是人的心，他自身的裏面，不管有矛盾和衝突，沒有，他的行為，總仍然是道義的真一。」○實在他們的衝突，全是自由的行動，像國家那樣用外部的勢力，偏袒一邊壓迫一邊的事，是沒有的。○談話的人，一說到衝突和爭鬥，就像是狠可惡的東西，實在那個受別人的壓迫想不出好法子，只得暫保平和的狀態，比起這個來，還悲慘得很些哪。○爲什麼呢？因爲那樣時候，要想保持一個政治的秩序，反對的一班人，就不得不堅固同盟，結果資重的個性，都成了犧牲，各個的特色，都

搥得乾淨、小團體都被大組織吸收。你說這慘不慘呢？總而言之、空間的裏面、只要沒有愁想自成一國的人、沒有人懷那種野望、想把周圍的團體壓服，做一個無生命無個性特色的集合體。縱令內部有衝突、也不算回什麼事。況且衝突一次、更活潑潑繁榮一次、那更不用多講了。空間那個東西、儘管在街上砲響的高中、一面却能夠發展他很有光彩的文明、就是這個道理。這種文明、過了二世紀以後、被那國家發生出來的戰爭、漸漸破碎了、這倒是很可注目的事實、別要混過了。

以上所講的話、概括起來就是空間所行的爭鬥、係爲個人想獲得自由、保持自由。反之國家宣告的戰爭目的——要想奪取他們自由聯合的精神和同盟運動的權利、——是因爲剝奪個人的自由、強他

服從、禁止他們合意的同盟。只許在帝王、法官僧侶和國家的面前、成一個奴隸階級、服從帝王僧侶們。雖同是一樣的衝突爭鬥、骨子裏却大有分別。前頭的是幫助文明的進步、增進人類的幸福。後頭的是阻碍文明幸福消滅文明幸福了。

## 第六章

以上所講中世都市文明、到十六世紀、就被出現歐洲的近代野蠻人毀壞了。那野蠻人是誰呢？就是軍事元首、羅馬法官和僧侶的三角同盟所成的國家。

他們拘束個人、剝奪一切的自由、禁止以前人民由自由的創意和約束所做的同盟。他們的目的、是要把全社會壓倒在一樣的地平綫上、通同做服從君主的臣民。所以把那時候人民以自由人的資

格、互相結合的關係、都破壞得乾乾淨淨、以後只許國家和寺院、做結合人民的中心。宣言國家和寺院，有監視生產、商業裁判、藝術等一切社會生活的要素——十二世紀人民曾爲這個努力結合了的東西、——的使命。他們因要鞏固統治權、特地把這三角同盟結晶成一個勢力、叫做國家、假冒爲社會的招牌。實行害社會的事業。然而他們這樣幹法、曾把中世都市的文明、全行滅絕沒有呢？那他們是決幹不到的、不過兩三百年被他們阻害、不得掉個方向、向新方面發達罷了。

講到這塊、我們心裏要起一種疑問、爲什麼那班野蠻人、會在那樣強的空國上面占了優勝呢？他們那樣戰勝的力量、是從那塊得來的？這項問題我們大概可以這樣解答。就是這個勢力、他們



是在最初村落裏面找出來的。○像希臘古時候的空園，是不曾廢止奴隸、中世的自由都市，也一樣只設法解放了市民，不曾把農夫從奴隸制解放出來，這就是禍根所在。○不消說，這些市民，固然在做工兼耕田的、運動解放時候，自不免要引誘農夫來幫助他們，所以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的市民，對抗諸侯，能夠持續戰鬥，到兩百多年，顯出非常剛勇，百折不撓的本領，攻擊敵城，自家去做城主，是狼費全力，戰鬥了一番。

但是他們沒有完全成功，半路上就疲倦了，竟別開農夫，與敵講和。○他們因為要買和，就把在空園地域以外的農夫，交給諸侯手裏。○甚至意大利德意志那些都市，竟准許這等諸侯，加入空園，住在都市裏，其餘的地方，又把他們歷來統治農夫的權利，送給

諸侯。於是諸侯就乘機把平日厭惡、看得不當人的農民、好像復仇似的、橫殺豎殺、演出街上流血慘劇。

這樣一鬧、這班君主所受的教育、是僧正和宮廷的貴族的教育、他那個驕慢呀、豪華呀、淫奔呀、實在了不得、都市的風俗都被他紊亂、都市的道義都被他墮落了。那些市民、也就學君主的樣子、虐使村落農奴、憑着農奴的勞力、增大自己的富力和權勢。

自此以後、什麼君主哪、天皇哪、法王哪、各個漫漫抬起頭來、建設王國、把從前的自由都市、管轄起來。當這個時候農夫是做這帝王的小百姓、援助他們、有事的日子、就當兵聽他們的指揮、沒事時候、也可叨光、得個比較的自由行動。

這樣看起來。所謂王權哪、帝權哪、這件東西、起頭原是鄉間的

城砦裏邊，漫漫發生出來的。在十二世紀那個時候雖叫做什麼王呀、帝呀，不過是一個名，實在今天講起來，不過是無賴漢土匪的頭目罷了。現在斯堪狄納維亞的漁夫裏面，有叫做網王的，就是教化子都有在那裏面當大將，這種名色，只可看做是個指導者，或是當家的，以外是沒有什麼意義。

那些君主或貴族裏面稍微有點力量或長于奸謀的，漫漫試驗的駕出別人之上，一天一天大起來。寺院不消說，是左袒他們的。他們裏邊因為必要的時候，用暴力、欺詐、金錢、刀劍、毒藥，種種傷天害理的手段，去壓倒同僚，自家做成個偉大人物，是狠平常的事。然而他們設定這樣的王位，實行壓制的統治權，決不在自由都市裏面，一定要在村落才能成功。

他們當初、曾想在萊姆或是里昂樹立王位、以後都沒成功、遂建設在巴黎。○不用講、當時的巴黎、是一個四面圍着富裕村落的市邑、那些住民、關於自由市民的生活、是一點兒都不懂的、他們又曾經在斯祖打爾和烏拉的米爾設立過王位、也歸于失敗、以後才在枯勒姆林、惠斯特明斯特爾等地方、設立王位。○但是到羅烏鄂羅特、布斯柯、紐能堡、弗羅能士那些市裏、這帝王的權威、是決樹不起來的。○像這樣處處建立王國的時候、近鄰的農夫們、常把五穀馬正人夫等項、供給他們。○於是商業也不照著從自由合同的精神行事、都歸統治者管理、結果那一天增長一天的壓制者的富力、就越發繁殖了。○寺院也是一樣、屢屢解開荷包來援助王權、什麼工人的製造哪、奇蹟的發明哪、故意鬼畫挑符的紛飾帝

都、帝王也就極力捧那些寺院的場面、伽藍哪、禮拜堂哪、裝得金碧輝煌、威嚴的了不得。這樣一做、那過去自由都市的文明、人民本從僧侶手裏解放了的、到如今却又有了一個束縛叫做寺院的、加在人民頭上了。他們因為要擴張這種束縛的勢力、非借王權的帮助不可、特地在王族裏面選擇一家、好像祭菩薩般的、捧呈貢物、抬舉他到九霄雲上、借着他的光和愛護、弄成一個絕大寺院的權威。現在我們若到巴黎、莫斯科、馬得里、布羅克的寺院去逛一逛、那個拿着火把懷抱太子的天使、還可以看得見的。寺院嗎、照着上面所講的方法、結托着精通羅馬法、巧于陰謀、又狡猾、又強悍的人、——就是帝王——毫無忌憚的、向着他們的理想去為所欲為。帝王嗎、強迫從前和他作敵人的貴族服從他、把

他的權力、弄成個絕對無上的東西。十六世紀、這兩個狼狽爲奸的勢力是已經到了絕頂、所有自由都市、完全被他們壓倒了。但是到這個時代、自由都市之所以坍塌、不單單因爲帝王和寺院那個外部的壓迫、都市自身也有墮落的原因。什麼原故呢？就是十六世紀的都市比較以前的自由都市、有很大的變化。不用說十六世紀的都市、他閥首也是從自由平等主義的革命起來的、却是他們沒有把平等的理想、普及于村落農民的勇氣。而且同一個都市裏邊、對於新出的工業組合員、不肯給他同等的權利、隨便走到什麼都市一看、十二世紀革命黨子孫的門閥、和後來發生的新家族中間、都有一種差別、一種階級。舊業組合、都大不願歡迎新加入的人、或是聯同新組合一同做事。却喜歡和君主僧侶同盟

，或是巴結新發乍的帝王，藉此大發其財，保持獨占的特權。就這樣看起來，當時的商業組合，是已經失了共同的性質，變成利己的。自由都市的神髓，是完全弄得沒有了。

還不單只這樣，因為起初形成都市和那個政府的舊同業組合，不答應給新組合同等的權利，新組合沒有法子，因要取得權利，也就革起命來。弗羅能士那樣大都市，都革贏了，在這革命裏面成了功。成爲人民新生活和新文藝發生的出發點，但是餘外的許多小都市，新組合——下層平民——都被舊組合——財主階級——打敗了。結果就把壓制追放殺戮等一切殘虐的手段，加在多數民衆的頭上，當時的封建領主，和寺院僧侶，又狗打羸陣的幫這戰勝者的忙，深怕他橫暴得不利害。

像這樣被寺院的教訓和羅馬法的律例、大鬧亂子、人民的觀念、全然變化、自由都市到了這個田地、當然是陷于滅亡的運命。前頭也講過的、十二世紀的歐羅巴人大都是照着「自由聯合主義」、以「自由發案」「自由合意」爲基礎處理一切的事務。他們對於社會所有事物的發足點都是從個人的裏面去搜求、什麼告饒討好、由服從得救濟、爲社會求救濟者、那樣想頭是一點兒都沒有的。因爲這樣、所以基督教和羅馬教風的訓練、他們是完全不理會的。却是那好弄威權、歡喜在信徒的上面行使統治權的教會的力量、和那個從十二世紀以來、就侵入于優勢領主、皇帝、法王宮廷之羅馬法的力量、當時的大學是喜歡拿他做研究的題目。不問這兩件東西、原來相反不相反、終歸合起來、令人心腐敗墮落、同時



僧侶法官。就借此得了勝利，大增其勢力。

那些到這個地步，那些工人是已經被叫做強權的東西，把心搶跑了。就是偶然空裏裏頭，下級組合有革命時候，他們就拚命鑽營地方的君主、做個獨裁官、掌握撲滅反對黨的全權、這獨裁官執行任務的時候，沒一個不極力模仿那寺院或東方暴君所慣用的殘忍手段、坑害、可憐的人、貪圖自家的利益。

寺院是更不用講，和這君主同盟，利用他的力量來擴張勢權。所以在十二世紀的自由都市發生的究理學派，和反對正統派寺院的邪字派，他們都極力排斥，常用如火、碎輪、絞台一切異形異樣的慘酷刑具，迫害這等異教徒。這樣看來，那汲羅馬帝國末流的法律家和僧侶的兩重教訓，竟把人心傳染遍了，那個結果，把那

從來美麗的「自由發案」和「自由合意」的精神，不多久都消了。從此以後，代替這個精神的是紀律，編制，強權等的精神，富的也好，貧的也好，都要頂戴一個救濟者在頭上。

乘着這個機會，自命爲救主出現于世的就是帝王。他一面憑着有錢的寺院，一面又令落魄的貴族和疲弊了的農夫隨從他，仗着強大勢力，來敲都市的門。對着都市的貧民，說要防止富者的壓制，對着富者，說要挫折貧民的反抗。鬼話三千的，把他們通通牢籠起來，那些市民，是早已被一種羨慕強權的病魔圍困住了，那裏還有抵抗他的爭力，自然是趕快開門，迎接這新來的帝王了。

自從那樣鬧過後，東部歐羅巴，在十二世紀，就被蒙古族征服，

莫斯科、就發生一個受韃靼王和基督教會保護的王國。土耳其族也侵入歐洲殖民、一四五三年、曾進到維也納附近。歐羅巴中部波蘭波羅尼亞匈牙利那些地方、也出了強固的國家、并且侵畧的方面、割平西班牙的姆亞族、在喀斯基爾和阿拉崗建設有名的王國。這等國家都是靠兵力、寺院、法官、刑具、的力量、來支持的。

這樣一來、自由都市就變成了許多小國家、小國又被大國併吞、那更不消說、是難免的命運了。

### 第七章

然而中世的自由都市、和自都聯合主義的那些團體、被國家征服、也不一定就像一瀉千里的、那樣容易。有時國家約勢力、却顯

于危機、勝利不勝利、還是狠可疑。這是什麼原故呢、就是中部歐羅巴的都邑和村落、常常有巨大的反抗運動、四處發現。這種運動的形式和宣言、表面看起來雖是宗教的、骨子裏的要求、實在是妄設立、「協作共享的社會」、要得經濟上的平等、才來奮鬥的、

這種運動裏面、最大的早已在十四世紀出現。你道是那個？原來就是法國查克里的一夥農民、起于一三五八年。英國華特梯拉的變亂、起于一三八一年。這兩樁大事、都足以把歐洲社會的根底震動。這兩個運動雖是對抗當時諸侯而起的戰鬥、從直接的結果看來、兩者都歸于失敗。可見英國因為這一鬧、農奴制度就全廢了。法國雖沒有全廢、也間接的防止了農奴制度的發達。你看法

國及東部歐羅巴農奴制度不是十分發達嗎？ 偏偏法國能夠維持舊狀，這的確不能不歸功于那一夥農民頭上。

自十五世紀到十七世紀的起頭，歐羅巴全洲，都繼續的實行這種反抗運動。在波赫米 有教改革者姜哈士那班人起來反抗教權

、叫做哈巴西特的運動。在德意志、瑞士、荷蘭、有愛奈巴布吉士特的運動、這都是很著名的。此外尚有俄國所謂混亂時代的大變、那個目的不單是推倒封建君主、雖借名恢復原始基督教、其實對於教會、政府、法律、爲根本的反抗。這種反抗運動的真意、差不多一般人民要諒解的時候、政府和教會的御用學者歷史家、就先把這運動的原因事實、通同誤傳曲解起來、已經多年使人惑亂莫名其妙了。而且那班運動者的標幟、本來是協作共享主義

和個人的絕對自由，——人除服從自己的良心以外什麼東西的拘束都不能受；只因後來教會和政府專爲自己的利益、協力鎮壓這等革命、把運動者裏面最激烈的部分、剷滅乾淨、於是革命的性質和元氣都被他們奪去了。那個路德的宗教改革、就是最鮮明的一個例。

實在這等反抗運動、起初都是宣言協作共享主義的、不但口裏講、還有地方實行了的。若是我們把那時代做附屬物的宗教形式、擲開來想、就可曉得他們運動的精神、和我們今天所接觸的近代思潮、是一個樣子。換幾句話來講、就是蔑視國家和教會所制定的法律、以各個人的良心爲唯一的法律。從封建國主手裏收回土地、作爲「空閑」的共有物政府所要求的什麼勞役和租稅、一概拒

絕。一句話關總：他們的目的，是實行人類平等的原理，和自由協作共享的主義。還記得那加入愛奈巴布吉士特運動的，有一位哲學家叫做登古，有人問他道，你難道，你難道一點兒聖書的權威都不承認嗎？他回答說：可以拘束我們行爲的唯一模範，就是在聖經裏面人人自家發見的東西。却是說到書的權威這件事，那個信條，自身是曖昧得很的。譬如說「協作共享主義」和「強權主義」，若引用聖經的話，辨護他也可以，就是反對他也是很容易。○又譬如有人問自由是什麼，雖想求明確的定義，聖書的解答仍是極其空泛的。○然而這曖昧茫漠的事，不單耶教聖書是這樣，是一切宗教特有的性質。○當時那班反抗強權的人，都不免有這宗教的傾向，這就是他們失敗的原因。

話雖如此說、却是他們那一個反抗的勢力、也就很利害、一直從都市影響到村落去了。○農夫都主張、任憑什麼人不服從、把破鞋撐在棍上當旗子搖、要取回從前君主由村落的「空閔」所掠奪的土地、破棄他們所給領主的農奴證文、放逐僧侶和法官、更設立自由的「空閔」。○那些帝王、因為要把國家的生命、從這危機救出來、就和寺院同盟、來拒這班反抗的人、用火刑、輪刑、絞刑、虐殺農民數十萬、才辛辛苦苦的把猖獗的暴動鎮住了。○那時候幫助帝王的基督教會、不單只古來的羅馬教、改革過了的新教徒、也大大幫了忙的。○就像路德自身、他煽動虐殺農夫、比羅馬法王還要很些。

原來路德的改革派、是下層發生、從人民的反抗運動、得來的勢



力、今天牛拍國家的馬屁、虐殺人民、竭力把他們的運動、弄得粉碎、你看還有什麼說頭呢？這自由協作共享的大思潮、因為這樣苦苦的迫害、難道地上就絕了跡不成嗎？那個潮流是仍然沒有絕跡的。不過流到莫賴維亞的同胞教會、暫時躲一躲兒。却是不久又逢着別政府和教會的迫害、差不多是被剷滅了。餘外還有長命的部分、就都逃到露西亞東南和綠島。GREEN LAND 到今天這思想還依然在那些地方、保存共同團體的形式、各部落的人、對於一切由強權而生義務、都拒絕了、毫無間斷的、享受快樂生活。

但是其餘別的國裏強權的勢力、都存立得狠安全、法官、僧侶、將軍、帝王、通同夥合起來、做成強固的同盟、對於人類的自由

社會、肆行破壞。

近代國家的御用歷史家。所傳這時代的事，沒有幾樁不是憑空捏造的，簡直與前面所講的事實相反。我們小時候在學堂裏從先生所習的歷史，就是這種假而又假的東西。據他們講起來，封建制度消滅後，人民所以能夠為社會的集合，都是國家的賜。從那個以前的自由都市時代，人人都爭得不得了，能夠像今天這樣安安靜穩的團聚，就是國家的力。所以像現代這樣可感激的制度，可以說世界上沒有。這樣的教訓，我們從小受起，一直到成了大人，還是迷信他的。

然而照我們今天所覺悟的看起來，他們御用學者的教授，完全是假的。中世的都市裏頭，雖不免有些競爭，但是四百年之久，不

曾求什麼政府幫忙。全憑自由合意的聯合、互相結合。而且那個結合的事業、是十分成了功的。舉例來說、像那郎巴特組合就包容了上部意大利、放在窄羅亞和威尼士做團體的金庫。其他達什汗組合、由六十都市成立了的勒蘭組合、威士特法尼亞、波赫米亞、塞爾維亞、波蘭以及露西亞的都市盟、差不多全歐洲都被他們籠罩了。同時還有漢薩的商業同盟、也沿着波羅海岸、包含了斯狄納維亞德意志俄羅斯的都市。像這樣做成人類自由合意大團結的要件、和能夠做成這個事業、是狠明明白白的已經存在了。若是我們要探考這號團結生成的證據、今天瑞士還可看得出來。在那國裏頭、村落是早已有團體、到十六世紀、農民起事的時候。都市援助他。後來都市也加入、做成大聯合、到今天那個形

式都還保住在。

原來近代的國家，他本身是不能許人民自由聯合。爲什麼呢？人民自治聯合的事，司法者都害怕，以爲是國家裏面的國家。——就是一國裏面所存有許多的主權者——萬萬不容他存在的。政府所要求的，只是服從的臣民，決不是自由的人民。政府和擁護政府的寺院，不管僭分不僭分，硬厚起臉來作人民的連鎖，聲音有結合他們的鏈。

因爲這樣，對於人民直接合意成立了的自由都市，不得不用強力剷滅，凡都市裏面所有的團體，不得不拚命的破棄。有時得了當兒，就要想法子滅亡都市，所有都市裏面弄出來的直接舊聯合，都要乾乾淨淨的廢掉，才肯放手。一句話關總，就是一定要把服

從和規律的原理、代替自由聯合的原理。因為人民的服從、是維持國家的基礎、若沒有這個。國家的本質就要失掉。單單變成個聯合體。

照這樣看來、那十六世紀殺戮和爭鬥忙得了不起的那些大亂子、可簡直說是自由都市和他的聯合體、被強權挑幕的戰爭。這事一點兒不假、實在國家是從包圍都市、攻擊都市、掠奪都市、把都市住民的大部分、殺的殺、趕的趕、方才發達起來的。強權因為在各戰綫上大得勝利、才弄到今天的樣子。

前頭也講過、十五世紀的歐羅巴、是到處充滿了很富裕的都市、那個石織工、彫刻師、以及做各種手工的、都能製造巧得駭人的美術品。那個大學、是置得有近世科學的基礎、那個隊商、是這

這的跑過大陸去旅行，那個船舶，是到處的河裏海裏都駕駛去。當時像這樣的有五萬或十萬人口的都市——像夫羅能士——比起今天來，學校實多得很。他們所建築的共同病院病床都齊備，以那時人口作比例，比起今天第一流的都市，也多得很。

然而自那個以後，僅僅兩百年，這又豐富，又幸福的社會，差不多連影子都沒有了。以前的繁華都市一下子都變成了荒涼市邑，那些殺得了了的市民，所有財產，完全被政府和寺院沒收。產業要受國家嚴密的統制，商務要受官吏很麻煩的干涉，兩樣沒有一樣，不是一天衰頹一天。就是從前聯絡各都市的道路，也漸漸敗壞，到了十七世紀，是簡直一步都不能行了。

這樣苦害人民，使歐羅巴全土腐敗，他的中央集權制，不但滅亡

都市，就是村落，也受了非常的損害。試先看看十四世紀歷史所記下來的蘇格蘭、薩斯鏗以及德意志田園生活的狀態，是怎麼樣？再看一看一六四八年英國農民的窮苦、路易十四世那時農民的貧困、餘外德意志意大利以及大凡被中央集權的國家、統治過百年以後的各處村落狀態，又是怎麼樣？兩下一比，就可見得他們是受了如何的損害、如何的弊毒。可憐他們到處陷入了貧困和窮乏的境遇呀——就是農奴制度偶然廢止了的地方。還想弄別的方法，使他再興。若是沒有廢止這個的地方，就從新把他放在政府監視之下，比舊的還要虐待些。實在就得要把村落和都市一樣掃滅。所有農夫的同盟、通通破壞，他們的土地、任富豪掠奪，令各個人都屈從官吏僧侶君主，他才心滿意足。

## 第八章

像前面講過的、破壞都市的獨立、掠奪商人和工人的富裕聯合、把持都市的外國貿易、令他衰頹、提住聯合事務的管權、委任無數官吏隨意干涉內地商業和一切製造業、使產業和藝術、無形退步、掌握地方民兵的指揮權、市邑的行政權、幫助強者害弱者、課弱者以重稅、屢屢開戰、敗壞邦土。這就是十六七世紀的政府、對於市民團體的動作。不但對市民是這樣、就是對於村落農民、也用同樣的戰術、把自己的勢力、弄得十分強固、勢力強固一分、農民就更虐待一分、搶奪他們的共同地、一點也不留、于是村落「空閔」也就破壞了。

那班受國家豢養的歷史家和經濟學者、不消問得、是怎樣教我們



的，說是村落「空閑」，甚至漸次阻害農業的進步，作爲土地制度，早已陳腐了，所以由經濟學上自然的理法消失了。政治家和紳閥經濟學者到今天他們還是固執不通的，這樣說來說去。不單與他們，就是標榜科學的社會主義者和革命家都還是暗誦這種古話，照住學校教的，絲毫不改。

雖然他們是這樣講，實在是有意杜撰的假話，像這樣可惡到極點的假話，居然冒科學的牌子，去肯定他，世界上簡直沒有。我們若有意考究他的真相，歷史是已經有詳細的記錄和古義書，證明了的。——關於法國的，只要看打羅士的著書，就可明白——村落「空閑」，最初是被國家剝奪獨立和立法司法以及一切的特權，到後來土地也被沒收，或被那受國家保護的富豪所掠奪。

這掠奪的事、法國在十六世紀左右、就已經有了。一六五九年、  
已聲明把「空閑」放在優勢的政府保護之下。要曉得空閑的土地、  
是怎樣被掠奪了的、只看路易十四世的詔勅、就可明白。試把他  
的話引來一講、他說是「人人遇着中意的土地、就占有了」——土地  
被分了……甚至因為想掠奪「空閑」所有的、就造個假債權、這些  
事都會計畫過——自那話說過兩年以後、路易因為自己的利益、就  
把空閑的歲入、不留一點的收沒了。空閑這樣被破壞的事、若拿  
叫做科學的言語來講、那就是叫做自然的死。

到十八世紀、空閑的土地、被那些受政府保護的貴族和僧侶無故  
取去了的、是已經到半數以上。然而空閑自身、一直到一七八七  
年還繼續存在。往往在榆樹下頭、開村落會議、商議土地的處分

法、租稅的賦課法。○（這事巴布的著書載得很詳細）托爾鄂做知事的地方，曾有村落會議，他說這個太囉唆，就廢止了。○專選村莊上的富翁、組織代議會。○那大革命將破裂時候，一七八七年，曾把這等代議制度、推廣應用過，村落的自治團體被廢了。○空閑的業務、就落到少數代議士的手裏，那班人都是有錢的中流紳士和地主裏面選出來的。○於是中流紳士階級，就代替貴族，一天到晚的想法子，掠奪那殘餘空閑土地，農夫被他們掠奪得不耐煩，曾發過好幾次難。○只有東部法蘭西的農民因這麼一鬧把土地恢復了。○其餘的地方，也因這種暴動，表示農民的實力，一七九二年，曾逼迫代議會頒發歸還空閑土地于農民的命令。○這塊我們當注意、要曉得他們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爲已經由革命的手段，占領了

土地、然後才頒布關於這事的法令。就是所有革命的法律、都是那事實成就以後、製造出來的東西、法律決不能夠製造革命的事實。

請聽這樣講、然而那代議會、不久就在法律裏面、攙了中流紳士的毒意、決議所有從貴族手裏取轉來的土地、只可由主動的人民、——就是村落的紳士、——平均分配。那受勸的人民、——就是很要土地的多數農夫、——因這麼一叫、土地的所有權就平空抹殺了、幸而農夫們、因為這個、再起一次反抗、一七九三年強迫代議會、通過土地要分配于一切居民的法律。却是這個法律、也沒有實行、不過做了個從新掠奪空闕土地的口實罷了。

像紳士階級這樣的手段、不消說、他們是一定要拿叫做自然的死

、給而「空閔」了。然而「空閔」還沒有死完、到一七九四年八月二十四日、遂受當時權勢者最後的打擊。國家發表法令、沒收所有「空閔」的土地、或拿作抵押品、或拿來拍賣。雖幸而僅行過三年、這法令就廢止了、然同時空閔也被廢止、代以地方議會。這就是要把紳士階級來充議會的原故。

這種狀態、繼續到一八零一年、村落空閔才後活。然而當時政府自家選出市長和代理官配在全國三萬六千個「空閔」裏、去壓制人民權利。這等非驢非馬的制度、一直存續到一八三零年、因為那七月革命、人民都蜜蜂般的起來、才破壞了他。却是不久、政府勢力又增長了、引用一七八九年的法律、凡各處空閔所有的土地、都被他一手沒收。後來農民雖屢起反抗運動、有時逼得政府沒

法、撤回這等法律、因為政府的力、漸次占了優勢、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仍然被他慢慢侵蝕、一到拿破崙三世、他就根據這個法律不知取了農民多少的土地、和他的臣下瓜分。

以上所講的是一點兒都不假的事實。這種事實、在那班紳士階級的學者口裏講起來。就是「土地共有制、照著經濟學的原則、成了自然的死」這話好有一比、好比說那在戰場被人殺死了的數十萬兵士、是自然的死、大家看說得對不對呢？法蘭西既是這樣行的、此外英國也好、德國也好、比利時也好、奧大利也好、除了斯拉夫民族的國、其餘歐羅巴任憑什麼地方、都是這樣的。○還有一層要注意的、就是掠奪空闕土地和財產的事、西部歐洲、通是同時行的、不過方法有點不同罷了。○在英國行這個的方法、不像

那樣露首的、一氣制定沒收共有地的法律。是用烘雲托月的手段、先立個法、叫把土地一塊一塊兒分得清楚、築起籬笆或土牆來圍着、等到官吏武人、紳士們要占領這個時候、就發布一種法律、去許可他。實在英國原先、——到現在也還有這種痕跡——是把小地方劃作共有的田野、由自由村落的家族、各各隨便耕種。關於使用這共有地的習慣、一直到十九世紀初年、儀式官的紀錄裏面、載得狠明了。著名的學者西波姆、他居然把這樣的確的證據、不放在眼裏、硬說「英國除了農奴制度以外、不曾有自由村落」、這真是不可解了。

我們今天不但在英可以看得出這類事實、就在比利時意大利西班牙、也是一樣可以發見。雖是他們的手段、講起來自多少不同、

論結到果、古來曾經共有的土地、到十九世紀上半期、差不多都歸個人占有、農夫所有的、僅僅剩下來的一點碎片、却是各國一律、沒有兩樣的了這就叫做國家的——貴族僧侶將軍法官、所形成的互保障的——同盟、強奪農夫、令這班可憐的人、陷於貧奴隸的方法。

現是這樣一面強奪、一面自家裁可、同時他還容許地方人民富作生活機關的空闊、存在沒有呢？講到這層、那也是他決幹不到的。○因為甚麼呢？因為人民要想割取國家所掌的一部份、自家聯合、是反於國家本然的原理、無論怎麼樣、他是不能答應的。○他要命令人民、不經什麼介紹、各各直接服從、他的要求、是均一的服從、決不是國家的裏面、還許有個國家。



所以一到十六世紀、國家已經大成的時候、凡人民在都市及村落  
的同盟、通盤着手破壞了。○那個假借地方制度度的名、留下自治  
的痕跡、雖然也留下幾分、却決不是真正地方的獨立。○不過從財  
政上打算、因為要竭力想法子、輕減中央政府的負擔、叫地方的  
書族和宮豪、弄出怎麼個機關來、欺詐小百姓、剝奪他們所有的  
○像現在英國所發見的、在中央政府下面的地方議會和制度、一  
點什麼利益、也沒有代一般人民打算、不過為少數紳士階級、做  
個敲百姓竹槓、滿口家荷包の器械、

這號事情、自政府所行的法律本質上、過細想一想、不用多講、  
是當然有的。○本來習慣法是關於人民的地方的生活、羅馬法、是  
以集注中央的權力為目的、到底沒有可以兩立的理由、一方生存

、他方就不得不死滅。○因爲這樣、所以法國亞爾里亞的村落空闕、因想保持共有地、在法廷起訴的時候法官簡直不聽他們作爲共同的訴訟、要他們分開來、一個一個的行動、又查苛資的法典、也不承認地方人民的習慣法、只是照着中央集權主義的羅馬法制定了的。

所以法國遇着大風、有樹倒在國道的時候、若在農民請石匠修補道路、不過兩三個佛郎、就可了事。○一到政府手裏、因爲賣樹付了錢這點小事、內務和財政部的衙門、就要忙殺十四五個能幹官員、兩部一定要交換公文五十幾件。○我們這塊當注意、要曉得這就是第三共和政府所行的事、決不是野蠻時代的制度。○若是將古法子辦、一定不要這多的繁文褥節、頂多不過五六件文書就夠了。

○却是若問起現在的學者來、他們一定是要說「那號野蠻時代、國家的統治權不完全、是不行了」像這種形式的弊害、骨子裏還有很多壞處、就是防遏關於人生幸福必要的自由行動。

本來村落農民、經濟和近鄰交通以及一切的事、都是利害相共的。所以他們種種的事、都要取一致的行動。○政府那就不對了、決不許他們直接同盟、立學校、派僧侶、設警察署裁判所來干涉他們、隨便遇着甚麼事、都嚴令他們照着成規、向寺院和政府請願。○如法國一八八三年以前就是農夫收買化學肥料或灌溉原野那號小事、都不許他們自家同盟、後來因爲農夫自一八八三年到一八八六年、運動反抗、通過解除禁止同盟的法律、這個禁令才廢掉了、但是仍然附得有種種無聊的制限和注意的條件、那可不必說

了。

像我們這樣人、從小受了奴隸的教育、把頭腦弄壞了。今天看見農夫組合、就覺得感激非常、以爲這個發生、是社會進步的兆頭、愁愁蠢蠢的、歡喜得了不得。其實做這樣組合的同盟的權利、好早好早、在中世紀、人民就安安穩穩的有了。那時候自由市民也好、農奴也好、都享有這種同盟的權利。只因數百年間被凶暴的強權剝奪了、原來不是沒有的。

我們曾講這是「民主政治的勝利」說起來真是染了農奴根性。我們若不是因爲奴隸的歪教育利偏見、那裏會這樣蠢到極點。

## 第九章

「汝等人民若是在都市或村落有甚麼利害相共的事、那時就要向

寺院或國家請願監督、你們不可自家直接聯合、處理事件、」這是十六世紀以來響遍全歐的官話、那個以前、十四世紀的末尾愛德華三世發布的詔勅、也記得有怎麼幾句、「凡木匠衣匠等所設的一切同盟聯合集會結社規則誓約、不問曾否存在、一概作爲無效。」於是我們前頭講過的驅滅都市打破平民一致的事、都結束了、同時國家就着手把人民團體、——工匠農夫結合的同業組合或友愛社、——不管三七二十一、涌同破壞得乾乾淨淨。

現在美國還保存得有很多文書、我們若拿來一看、那個破壞的手段、就可明白。國家對於這等人民直接弄出來的團體、是次第出頭干涉、緊緊的壓迫一天辣似一天、妨害他們集會、禁止他們祭祀、逐退人民自家選的徑記和中人、代以國家的官吏和法衙。在

十五世紀的初年、亨利第八世時代、國家就簡直不費事的把屬於同業組合的一切東西都沒收了。

這串梭羅爾特、諾查斯曾下過適當的批評、說「甚麼理由也沒有、公然白晝強奪」、然而世上叫做學生的先牛們、看見這樣強奪、還說基爾特是跟着經濟上的理法、成了自然的死哩——

實在像基爾特各自自己的法庭、有民兵、有金庫的、那樣獨立自治的團體、國家是決不能夠容許的。過細替他們想想、他們把基爾特當作眼中丁極力排斥、密屬當然的事。英、德、波赫米亞、其餘無論什麼地方、基爾特都無一不被他們破壞了、到後來雖還存得有幾個像基爾特東西的、那不過是徵稅的便宜上、留下來的中央行政機關的一部分距今不近四百年光景、曾經做過人民生活

上各方面進步的源泉，那個基爾特和商業組合，因為一切自由和特權，都被國家剝奪，放在中央官吏的治下，到十八世紀，却成了一個阻害產業進步的東西。換句話來講，就是國家，實在是哀歎產業的。不僅破壞那做基爾特的生命且保護他的必要的自治組織，實在沒收他所有的財產，還不上算，連一切的經濟機關都劫奪了。

中世的都市，若有兩個基爾特，因為營業上的利害，起了衝突時候，他們就先告訴都市，聽他的調停。若有必要的時候，就跑到別個都市請他仲裁，一定可以解決這個紛擾。然而今天是怎樣，國家是唯一的裁斷者所有地方的爭鬥——甚至僅有幾百人口的很小村莊，很小事情，帝王和議院的棹子上，也有堆上一大堆，極小

要緊的文書。現在歐洲的議院等等就是這樣、被地方的爭論包圍了、大家是常常聽見過的、因為要把關於這等事件的書類、一項一項分類、一項一項調查、一項一項審定、那不消說、一個首都、是要算數萬個官吏了。其中大部分、是隨便那方面可以拿錢買得動的人、——國家養着那些人、就令他們把那造馬房哪、晒布哪、醃魚哪、換馬桶哪好多說不清楚的規則、一一製造出來。

還不以此爲滿足、看見貿易裏面有賺錢的、不久就干涉輸出業、拿來擺在他手裏。從來輸出物裏頭、像織物的價錢、絲質的好歹、以及凍魚箱的容量等等都有一定、若是關於這事、有兩個都市起了爭論、不容易解決的時候、就請第三個都市仲裁。有時召集織工或桶匠、決定植物的品質價格、或箱子的容量。却是到了今



天，又大大的不同了，國家沒一樣不干涉，這等爭論，通同要由什麼巴黎呀、倫敦呀、那號中央政府來裁斷。織物的性質哪，箱子的容量哪，經緯綫纒怎麼租哪，都是由政府派官員決定，以外無論什麼極不相干的小事，也是這一樣的干涉。

那個結果，是怎樣呢？在這樣制度下面的工藝和產業，我可先簡單一句，到十八世紀，是狠衰退了。你看那單絕的拚威特、和里尼的藝術是怎樣？當時的木工或石匠基爾特的產物，——現在還有我們歎美不置的壯麗建築！又是怎樣？今天無論什麼地方，可以找得這好的工藝美術品麼？這些不是通同在國家保護之下消滅了的麼？以後國家時代現出來的又可怕又可厭的紀念物，只要望一望，就可曉得那號建築的美，已經完全亡了，自從受了國家的大

打擊、到現在還不能夠還原。

像布留玖的細工、荷蘭的織物、那樣美妙東西、近世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得到？當時歐羅巴各都邑的鍛冶工、——就像鐵這樣累贅的材料、都能供很精妙粧飾的——現到那塊去了？那紐能伯爾赫、人人都說他給了中世歷史的光輝、轆轤匠呀、鐘表匠呀、精密機械的組成者呀、都在什麼地方試？拿來和十八世紀的事物比比看——華特發明蒸汽機關的時候、不是連一個製造簡單汽笛的工人、都找不到、把粗造模型、白白的擱了三十年嗎？這就是國家干涉產業界的結果。實在現代國家所做的、是使壓迫勞動者的手段更强、使人民的自由意思和勤勉力消耗、強奪土地的所有權、散播貧窮的種子于都市、使多數人類陷于飢餓狀態、因此建立產業

的奴隸制度。

就是講到法蘭西革命，也不是帶有破棄國家權力的任務，却還想法保存了他。○承認國家在產業和工場勞動者的上面，有無限的權力。○試看這恐怖時代的國民議會，討議罷工案。○當罷工者喊冤叫苦的時候，議會回答他們的宣言，竟說「監視人民利害的權，只屬於國家，罷工的事是你們自家同盟的事，即是國家裏面又形成一個國家的事，故你們應該被處死刑」

把這話一看，就可曉得法蘭西革命的性質，簡直是中流階級的。○若更把這宣言裏面所含著的數義——就是汝等人民若感苦痛，應陳訴國家，只國家能夠有排除人民困厄的權，如若你們聯合講那自衛策，是要嚴禁的，——考究一番更可曉得那一七九三年查柯賓一

班人的革命主義、是很完全的、論理的、表白國家的態度了。在這個意味上面的法蘭西共和國、自家作爲是個單一不可分的東西、那是當然的事。而且這毫不單就古時的革命黨講、就是現在查柯賓一流的社會主義、也是同一樣的想頭。

以前講的國民議會的宣言、不但佛蘭西共和國、是把其餘一切國家對於人民聯合和結社的態度、都明白的表示了。例如俄國也把罷工、看做對於國家的叛逆、德國也大體和這一樣、近日勿帝威廉、曾說「一切的事都要奏上、若是汝等臣民、因爲自己、自由行動、恐怕朕的軍隊、就要拿鎗刀問候你們」就是英國、勞動者能夠有罷工的權、也是因爲他們繼續爭鬥了一百多年、才得這種結果。若是英國勞動者、此後中了政府圈套、一把八時間勞動的

好點心引誘他們承認強制仲裁法的計策——我怕他們這同盟團結的權、也要完全被奪了。

這一百多年的爭鬥、是如怎樣可怕、怎樣悲慘的東西？死在牢裏裏的、流在濠洲去的、鎗斃了的、絞殺了的、真不知多少——然而這等權利都是因為人民要恢復同盟團結的權利。這個權利、我已經屢次講過、國家沒有施用高壓手段以前、是一切的人、自由民也好奴隸、——都平均有過來的。

到了近代國家主義的時代、就遭這種待遇、不但勞動階級如此、就是中流紳士階級他們自家想形成商業主義的社會、也爭鬥得狠啦。究竟國家把這種權利給他們、是因為由此可以使國庫充滿、並且自家的官僚可以經營獨占事業。此外他們又想得出版權有論

的權利、思想和教育的自由、選舉法官制定法律、廢止不法裁判和殘酷刑罰、因為這些對抗國家也不知嘗了多少的苦味。

再次我們把租稅這號東西的正體、調查看看。這制度的起源、也完全是國家。歐羅巴也好、亞米利加也好、都是把這當作器具、去寵愛同類壓伏民家、圖統治者的利益、使多數人民凋零、藉此維持舊階級制度。

又把戰爭這怎樣東西、拿來想一想、也是國家必要的東西、沒有這件東西、國家不能成立、就幸而成立、也不能維持一天、這戰爭是那樣的呢？是起於一個地方與鄰境利害不同的時候、不然或是因為一國到別處弄殖民地。再不然、或是因為要擴張市場。然則我們所懂的法國先例、拿來一講、戰爭這個東西、實在不管

是勝是敗，結果總是弄得百姓受束縛，賦重稅。

還有比以上所講流毒更凶的，就是我們在學校裏面或外面所受一切國家的教育。我們的頭腦，已被他弄得破壞了，完全失了自由的觀念，爲奴隸的服從精神所迷惑。今天雖是以革命家自命的，尚且聲言對於阿那奇主義者，抱有狠深的憎惡心，那班人着實很可憐。他們這樣聲言的理由，是因爲阿那奇主義者所保持的自由概念，比較他們從國家教育得來的挾卑卑的概念，更爲單純。實在任意的服從精神，已經好久巧巧的培養在青年腦中，令人永民這做奴隸，倒不要怪他們了。

法蘭西的歷史，自最初一頁到末尾，；從墨羅溫及加羅溫朝代起到記歌查柯賓時候止；是全然置人民于度外，凡人民創意和活動

而成的一切制度，都不曾問過。所以自由主義的哲學，被羅馬教的國家教義，壓得不能出氣。自然科學，爲國家和寺院結成的，兩面偶像，曲解真理。個人及社會的心理學，也假託宗教，承認軍人僧侶法官的三角同盟。就是講到道德，也還是數百年來跟着只學服從聖書的命令，現在不過換了點方向說要做國家的奴隸罷了。老實說，現代的道德，是完全使古羅馬該撒神聖化後遺，說「你不要向你的隔壁人家，直接保有道德的責任和同合一致的感情，你所應盡的義務，只是對於國家。什麼鄰居呀，朋友呀，同志呀，那些觀念都別要放在心裏。若是遇着要與他們交涉的事情，只管由你國家所設的媒介去做。你們一切臣民，各個都應作爲一樣平均的奴隸，盡服從國家的道德」



這樣一來，國家和國家的規律，因為寺院大學、報館政黨、那班東西幫忙，就深深的栽到人人心頭裏，雖是今天的革命家，都失了站在偶象正面反抗的勇爭。現在叫做急進黨的，是徹頭徹尾和國家一樣，信服中央集權論的查柯賓黨。我們裏面的社會主義者，那些人也是跟着他們走一條路，大家只曉得十五世紀末年，夫羅能士的市民，因為要免貴族壓制，特向國家執官請願，都傳為笑話，不曉得今天的社會主義者，因為要改廢起因于國家的不良經濟制度，也是向一樣的執政官，一樣的偶像請願。你看這不是向虎討肉嗎

## 第十章

若把以上所講過的，更拿來過細研究一下，過去國家的動作是怎

樣現在國家的神髓又是怎樣、我們應該得個怎樣的結論呢。大凡制度、無論他怎樣、都是爲一個目的而發達、決沒有能夠爲各種目的存在的、這國家制度、也是一樣、不能沒差別的、達到一切的目的。世人若把這一點認真想想、那麼、我們所希望的真意、也就自然會諒解了。

我們已經屢次講過、國家這個東西、是因爲妨礙人類的結合、地方的發案、迫害人民的自由、防禦自由的回復、在人間社會史上、發達了的一個制度。所以我們能夠確實知道、像這樣有了數千年的制度、想對於發達到如今的傾向和目的、另外盡反對的使命、是決做不到的事。

這種斷案、是狠正確的、一點兒攻擊的餘地都沒有、稍微研究過

歷史的，就該容易承認。不料對於這個還有人，發很幼稚的議論。他說「事實上，國家既是現成的有力機關，你們爲什麼不利用他一定要排斥他呢。他今天雖有被人運轉，助成害惡的事實，那是因爲這機關在掠奪者手裏。若是握在人民手裏，怎見得一定不能爲好目的和一般的幸福利用呢？」

却是拿那這種話問我們講，一點兒什麼希奇也沒有。這和西拉爾頭裏的波薩候爵，要把君主政治作爲取得選舉權的器具，祚拉裏頭的伯特羅正僧，要在羅馬拿寺院做實行社會主義的機關，是同一個樣子的夢想，今天無更勞我們多辨的必要。總之，這樣想的人，實在因爲歷史上國家的真使命，絲毫不懂，或者因爲是把我們社會革命的企圖，看做通常社會主義者的希望，是個半生半熟

、不得要領的東西。

試看法蘭西的實例，今天的共和政治，不過形式是民主的，那個精髓，依然是維君主主持的舊態，任憑什麼人都是怎樣講，並且任憑什麼人都是怎樣非難的。我們今天雖是這樣講，並不是因為現時的共和政治，對於社會革命一點什麼用處也沒有，那樣深奧的事，暫且攔住不提。就專講極簡單的共和的習俗和精神，也決不是叨這政體的光，弄出來的。實在過去二十五年間我們的風俗和習慣已經有點兒開明氣象，漸漸超涉平民的方面，這不但法蘭西共和國，是全世界——任憑怎樣君主專制政治的下面，也是一樣一不可抗的時勢的推運所促成。

然而我們今天在法蘭西所看見的共和君主政治，是怎樣生出來？

呢？那是因爲維持和三十年前同樣範圍的國家，僅僅變更了主持權力者的名義。至于照羅馬中央集權主義的廣大組織，仍然半點未改，完全留下來了原故。這樣大器械的車輪，是很複雜的東西，大風吹倒一根樹現在要處分他，還要來往五十多件的文書，蓋在那文書上面印章形式，雖變過了，國家的機關和政務的中央集權主義，仍然是照舊保存，一點兒都沒有變過的。不但沒有變過，比之從前更討人嫌的寄生蟲，就是叫做官僚的數目，還到處一天增加一天了。

共和黨員，抱抱着可憐的妄想，以爲由共和主義改革社會，可以利用國家。殊不知若真正想變更舊組織，現在新社會，對於現存的國家，一點什麼都不能期望，只自家努力，做個新組織，以自

由勞動者的聯合、和自治村落都市團體爲基礎、以外是沒有什麼的巧路走。○要曉得立在歷史上的一切制度、必定向他應該去的地方去、決不是三心二意的人、能夠左右的東西、若這個道理都不會領悟的改革家、無論什麼時候、不免要做舊制度的魚肉。○

他們有這樣明白的經驗、這樣苦的失敗、還是執迷不悟的、硬說「是國家的權力、握在人民手裏、社會革命、大概容易成功、」又「綽頭橫腦的、相信那好多年剝奪個人自由、裝滿了服從精神的舊機關、馬上可以弄出經濟的自由和平等、並且可以變成新生活的基礎。○你看這不是不懂歷史、又最不合理的推論麼。○

若要把十分的意義、加給社會主義者、那麼今天的社會是站在商人所抱的狹小個人主義上面、不可不從根本改造。○像今天的社會

主義、主張「給勞動的結果于勞動者」那樣抽象的曖昧話。是很不滿足、全人類的關係——一切的人對於寺院長老和尚車站站長的交涉、以及其他種種職業村落、都市等的關係——都不可不澈底的改造個新樣子無論什麼街、什麼村、什麼地方的工場附近、鐵道旁邊、所有羣集裏面、都要極力喚起人民創意、發案、團結、的精神、使他們革新生活的各方面、以便自行生產、自行消費、自行分配。我們今天要拿定改良商業或政務一小部分的企頭、同時還要將個人與集體的關係、大加改變。

然而現在的一些改良家：都想把這種偉大的事業、擺在大家後面裏去幹。所以他們要將新生的社會、由法令、選舉之數次、三種東西支配。這種想頭是何等幼稚？

通文明史的全體，有兩個反對的傳說。常相衝突。一個是羅馬式帝王的，或是叫做強權的。餘外一個是平民聯合的，或是叫做自由主義的。這兩個是常相反目一輩子交不好。今天若要起社會的革命，那最先對峙在我們眼前的，也就是這兩個傳說，我們在這兩個潮流裏面，——一個是滿身活氣，爲人道主義而戰，一個是少數者渴望政治及家教上的統治權，應該選擇一個。

歷史不一定是進化不已的紀錄，有時在某地方進化中斷。再在別地方活躍。埃及亞細亞。地中海沿岸，以及中部歐羅巴。都是挨次做歷史進步的舞台。然而無論那一國的什麼時什麼地，進化的最初狀態，總是原始種族，再次村落空國，再次自由都市，以後到國家的狀態。就要滅亡。



埃及的文明，最初也是由原始種族創立的，先進村落空閑的狀態，次到自由都市時代，最末遂成國家，成了國家以後稍微繁盛了，一下子，不久就死滅了。

隨後新文明發生。希臘也是種族制度開始，漫漫變為村落村空閑妙，由村落空閑，漸漸變為都市的共和制。這都市時代，希臘的文明，是到了絕頂。然自東方人輸入些專制暴虐的毒氣以來，不斷綫的，戰爭侵略，遂被馬基頓成了亞歷山大的王國。自此以後，無數吸人血的寄生虫都出來，破壞一切的文化，結局國家也化為烏有。

接着這個恢復文明的就是羅馬。也是接住原始種族，村落空閑，自由都市，逐漸發展的，在都市時代，文明也是達了極點。因為

不久國家主義發生，並且建設一個大帝國，後來也就滅亡了。

羅馬帝國滅亡以後，克耳特、斯拉夫、斯堪狄納維亞、那些種族，都從新着手文明的建設。他們的原始種族，各各把固有的風俗習慣、漫漫的精鍊形成村落空闕，一直維持到十二世紀。隨後共和的自由都市繼起，在這個時代，他們的科學藝術以及其餘人文的各方面，都有很光彩的進步。再後更出現的，就是現代的國家。

○  
這現代的國家，也怕終久逃不了一個破滅。○不一定要由我們的自由主義、和非國家的精神去改造這社會，他也是註定了要死的。○或是由人民自由的結合、根據活潑潑個人的自由發案和自由會同主義的新生命和新社會、來替代他。○不然就是由國家支配一切人

間的活動。斲喪個人和地方的生命，釀成爭奪私利的內憂外患，行一種淺薄的改良法子，以別的壓制者，代替一個壓制者，久而久之，聽其自行消滅。

這兩條路，都是國家的死路，他總要走一條的。但是走那條路才好，我們不可不就我們合意的，過細選擇。

苦魯泡特金的國家論，是近代思想的文獻上箇，一個絕好的研究資料。不單是研究無政府主義的人，應該要細細地研究，就是研究國家主義、資本主義的人，也應該要很忠實的，以研究的態度和批評的精神，仔仔細細去解剖他，發現他理論的事實的根據。我們在今天，對於無論甚麼問題，都應該極力避去武斷和盲從兩種毛病。文化的進步，只有從研究批評可以得來。

、言從和武斷，都是阻碍文化進步的。

他這一篇文章，因為是講演稿，不是學術的著述，所以很簡單。○有許多重要的問題，因為範圍太過廣汎，他只得避開不講。○例如「共和政治在社會進化上的意義」，這一層他便沒有說明，但是他却並不是不承認共和政治在社會進化的程當中，有深切的意義。○參觀本論第十章。

他批評「社會主義經濟學」底一些話，在全講演當中，要算是最用力的地方，我以為頗有過于偏激的點。○因為他的主要目的，是在宣傳他否認國家的理論。○說明自由社會，並不是夢想，實在是自人類社會初生時代，已經萌芽，至村落、都市、職業的自由結合時代，已經非常發展。○只是因為有了「國家」出現，于

是古代一切自由結合的形體都歸覆滅。拿這個事實，來否認唯物史觀中倡者所說「幾爾德的滅亡，是自然的死」一個論斷。這一層我以為是錯誤的。原來馬克斯派經濟學者的論點，為主的並不在政治組織倫理思想一方面，而在生產組織一方面。其論生產組織的變遷，又歸納在生產工具的變革。馬克斯著「工銀勞動與資本」上面說，

生產者相互間的關係，隨着生產機關的性質，自然生出差異來。就是生產者互相交換其活動，及參與生產共同行為的條件，因之變異。鎗砲那樣的新式武器發明了，同時軍隊的內部組織，必然全變。

如此，在生產上各個人相互的社會關係，即社會的生產關係

、是和生產機關的變化發達、即生產力的變化發達、同時變更。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關係。就是構成社會。

社會主義經濟學者對於歷史的系統的觀察、完全歸納在「生產機關的性質、決定生產者相互的關係」一點。對於近代國家主義、一樣是否認、但所否認的、是近代國家主義即資本家生產制下的國家主義。這是馬克斯「必然論」一部分的意義。○至若在「當然論」一方面如何主張、此係另一問題。○苦魯泡特金因爲不滿足他的「當然論」一部分、於是連根拔倒、對於社會主義經濟學者的「必然論」一部分、就是歷史的敘述和觀察的一部分、開始攻擊。○這一層很有不合理的地方。○研究苦魯泡特金的學說和馬克斯的學說的人、對於這一點、應該要

加以嚴格思慮和審查的○